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二十一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文選卷二十一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詠史

詠史詩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己事誅殺賢良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善作其所知 善曰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秦穆殺三良惜五臣作昔哉空爾為 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 濟曰殉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音資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 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

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

美悲切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 銑曰穴墓門綆縻皆繩索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 向曰甘為殉而不退 翰曰劇甚也有所施者為人用也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濟同善注

三良詩 五言

曹子建 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善曰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銑曰植自言功名不可強為而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

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 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 向曰殘殺也

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 平聲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 五臣作攬

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 平 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　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貌

黄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濟曰黄鳥哀三良詩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沖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己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躒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羣書　良曰蓋思自屬

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翰曰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準擬比以為法則也邉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邉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曰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兵之書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子余反善曰尚書曰善敹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向曰齊將田穰苴有兵法我也雖非甲冑之士疇昔嘗覽穰苴之術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

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也

鈆刀貴一割

夢想騁良圖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效鈆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　濟曰以鈆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

左眄澄江湘

右盻定羌胡

善曰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註曰盻動目貌　良曰眄盻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　銑曰

鬱鬱茂美貌離離輕細貌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濟曰彼謂山苗喻世冑此謂澗松喻英俊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良曰珥插也

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 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日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銑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故云不見招思歎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善曰廣雅曰希庶也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荊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通幽賦曰干木偃息以蕃魏　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干木偃息德義文侯過其廬而軾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

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 善曰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王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辛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翰曰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

閒也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作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濟曰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與天下不羣也臨組不肯緤薛對珪寧善作不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善曰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

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良曰組綬纁縏分受璽印也言仲連視此猶浮雲之遠已也思以干木仲連絜已利物以刺貪夫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羅夾巷　銑曰濟濟赫赫美盛貌術衢皆道也竟盡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

善曰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向曰此皆貴盛用事游士皆集

宿其館廬也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鍾焉呂
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為鼓　翰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寂寂揚
子宅門無鄉相與寥寥空宇內善作中所講在玄虛善曰說文
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揚雄自敘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
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　濟曰寂寥虛靜
也揚雄素嗜酒人希至其門故云無鄉相車輿也雄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虛也言論準
宣尼辭賦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譔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
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　良曰法言象論語故云准

作賦以相如為式故云擬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當代也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善曰廣雅曰皓明也傅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崐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向曰皓大也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善曰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寛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善曰廣雅曰峩峩容也峩與峨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徙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濟

曰峨峨高貌

自非攀龍客何為欻許勿來游善曰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於此

被褐出閶闔

高步追許由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由是退隱避逃於中嶽下　銑曰褐短敝之衣閶闔國門也許由堯時隱居之士思惡世人趨競勢利將被褐出國門追許由之迹而復之也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平滄浪振衣平高嶽　向曰振衣濯足欲去世塵也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協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

曰震猶威也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

善曰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翰同善注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緜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　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殊此人高觀越四海之外豪右之人何足陳也

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善曰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濟曰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言君王雖貴軻將刺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善曰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良曰此由名宦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

買臣困樵采善作采樵伉儷不安宅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銑曰伉儷謂妻也宅居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

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向曰翳依也

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善曰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寥虛廓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向曰言此上四賢豈謂不奇偉而遺美業光於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五臣作其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善曰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周易曰屯如邅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良曰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善曰

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疎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貌落落疎寂貌抱影猶隱身也

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善曰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克路陟之無緣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棘之木喻讒佞也

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善曰東方朔大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　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　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少此皆無之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

夜踈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疎　良曰思疾時棄賢賤貧蕙以自喻蘇秦北

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當沒嗟復彫枯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咤也說文曰咤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咤倉憒切　銑曰此言素皆貧賤之士俯仰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分咄嗟嘆詞也飲河

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善曰莊子曰鷦

鷦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向曰偃鼠鷦鷯取足而已不顧餘也此則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

詠史詩五言

張景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之弟也凡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娱少辟公府後為黄門侍郎因託疾遂絶人事　翰見朝廷貪禄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

注同善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娱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娱樂也娱與虞古字通用　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

餞善曰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二餞見下注　濟曰藹藹盛貌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者假祭道為名

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左太沖詠史詩曰朱輪竟長衢古詩曰長衢夾巷　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也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

解朝衣散髮歸海隅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髮為罷官

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善曰漢書揚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善曰韓康

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向曰揮散儲積也

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去愚

善曰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嘆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丈夫或嘆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

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

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珥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翰曰蟬冕客謂貴盛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疏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

覽古詩 五言

盧子諒

善曰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

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濟曰徐廣晉紀云諶善屬文西晉之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琨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藺相如傳覩其志思其人故詠之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瑪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瑪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平簡才

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善曰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　向同善注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曰由之難化也　翰曰軾車上横木入關入秦也秦王御殿坐趙

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棄也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善曰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偽為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褱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　濟曰連城謂十五城荆玉謂和氏璧也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

相如折其端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懽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　向曰秦趙會於澠池秦昭王欲恃其彊相如折挫其端

眥在計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善曰說文曰眥目匡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徐敬業詩曰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翰曰相如怒而目眥血下髮上衝冠

西缶終雙擊東瑟五臣作琴不隻彈善曰西征賦曰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以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　濟曰酒酣秦王謂趙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為

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前進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將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爲之擊缶實鼓瑟而言琴者文之失矣

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善曰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事難也而相如能矣

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 銑曰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稜猶奮也彊禦謂秦也

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善曰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 向曰相如引車避匿此

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

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愆音愆善曰史記曰

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鬬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愆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翰同善注

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平聲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嘆而歌詠　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廉頗為解折秦王為張也誠可歎美之我諶自稱也

張子房詩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善曰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修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遥以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之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

卜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都之以為有德易以盛無德易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苛猶虐也禮記曰苛政猛於虎同翰注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

肩於漢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濟曰天下苦秦猶終日儋重而行思息其肩者也故神靈下鑒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經結也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善曰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求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良曰興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婉幙中畫輝輝五臣作暉天業昌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以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幄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貌暉暉明貌

鴻門銷薄博蝕垓下隕善作殞攙楚咸搶七將

協韻　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沛公從間道走歸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攙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侯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為攙搶　向曰同善注皆錯亂不順之事隕猶落也

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張良曰請先封雍齒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入

長安是曰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儲皇也肇允契幽叟翻善作𤍠飛指帝鄉善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可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𤍠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𤍠飛貌濟曰良嘗步下邳圯上同善注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雲𤍠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善曰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

曰清埃飛連白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塵布於後代有無窮之美埃塵疆窮也

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

善曰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高祖躬親三正之道裁制成理德被八方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猶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其

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霞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霞也

鑾旍五臣作旌字歷頹

寢飾像薦嘉嘗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旍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翰曰鑾旌車駕旌旗也言宋高祖歷頹廟見頹毀寢廢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嚮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良曰起作揆度也子謂子房也言死者可起之

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

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善曰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之所　銑曰濟濟美貌粲粲盛貌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翰墨之場故能詠良也

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

善曰瞽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　向曰瞻自謂盲瞽之夫不得觀此盛觀但竦踊企望而已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足不良弱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平直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

康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五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守遠郡由養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

秋胡詩五言

顏延年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

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良曰同善注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不固也

椅於宜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鳴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銑曰椅亦梧類鳳皇常棲之言椅梧之樹常傾枝以候鳳寒谷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婉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

彼幽閒女作嬪君子室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閒也爾雅曰嬪婦也向曰幽閒柔順貌謂秋胡妻也君子謂秋胡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善曰貫猶連也傅玄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濟曰偶此嘉會故欣願畢矣欣喜也燕居未及好五臣作歡良人顧有違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違別也脫巾千里外結綬

登王畿善曰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干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善曰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向曰昧未也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

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　毛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翰注同

存為久離別没為長不歸其二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善曰蘇武詩曰生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隺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

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　濟曰余謂
秋胡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同善注言為登山陟險
窮晝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善曰楚辭曰嚴車駕兮
戲游鄭玄禮記注曰越
蹶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　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鞍息駕也
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善曰宋均春秋
緯注曰涼愁也
離獸起荒蹊驚鳥縱五臣作從橫去善曰阮籍詠懷詩
曰離獸東南下
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　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令之
諸侯游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五臣作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善曰
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修夜而宛轉莊子老
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李陵詩曰良時不

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
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為除廣雅曰方始也　銑
曰徂往除盡也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善曰僶俛猶俯仰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
枯自然之理　向曰僶俛猶須臾也春榮秋枯也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
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　善曰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鵩鳥賦曰止
于坐隅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　翰注同
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濟曰役謂入仕歸願謂復還也遵從也昔辭善作
辭字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良曰未素謂木末落載華謂草已榮蠶月觀時暇
桑野多經過善曰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

人從所善作此字務窈窕援高柯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辭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　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貌援攀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向曰傾城之貌人誰不顧故秋胡停駕而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年往誠思勞路善作事字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荅楊德祖書曰思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為先昧　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

不相識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
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
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
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為親也　濟曰秋胡望其妻而
前如鳧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冀成其心捨棄
遵從也藻水草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
五臣作此金玉聲其六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
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　濟曰南金雖重孰義不受密絕之義也
高節難久淹朅綺列來空復辭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
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
良曰婦既志高故難久留朅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

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善曰閒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尊余兮何之　銑曰遲遲行貌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向曰見母故云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善曰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　濟曰美人亦妻也秋胡慙歎已過前持其妻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善曰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　良曰妻既恨之聊述其情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善曰

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明豹至國即絕河關爾雅曰豫樂也　銑曰豫悦也

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平聲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顔其八　善曰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游子之顔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　向曰每及歲暮常悽慘煩憂恐秋胡顔貌日就銷落奈何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

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揚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漢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　翰曰以琴瑟為喻也高張必致絕

紐立節有以盡命聲急自於調起詞苦由乎悵深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愆善作㥶字諸己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㥶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　濟曰㥶猶失也

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善曰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良曰偕俱沒盡齒年也言怨其失義不俱盡年

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為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銑曰

詩序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有禮也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五君詠五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顔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向

同善注

顔延年

阮步兵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為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翰注同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善曰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銑曰淪沈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良曰照光也籍沈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

門生适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常歸家籍相見與别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濟同善注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銑曰同善注此延年自託以為途窮者

嵇中散 良曰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吕氏春秋曰沈君笙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飡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飡

朝霞翰曰餐霞仙者之流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善曰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恠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 濟曰同善注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

立俗迕五故流議尋山洽隱淪

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爾雅曰迕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 良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犯俗而

雁流議與王烈入山游戲是則洽隱淪也鸞翮有時鎩所拜龍性誰能馴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高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鎩所例切銑曰鎩殘馴擾也皆以喻康亦復自謂

劉參軍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向同善注

劉伶善閑關懷情滅聞見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翰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户徧切善曰夫鍾鼓以

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為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　銑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廢之宴言人不知伶非為此宴宴亦有以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矣

阮始平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翰同善注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作人秀五臣善曰青雲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　翰曰青雲器高大者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善曰傅暢晉諸公賛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名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賛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　濟同善注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絶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絶於時鄭玄

毛詩箋曰覯見也良同善注

屢薦不入官五臣作官一麾乃出守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麾也傅暢諸公贊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銑曰同善注麾出守此亦延年自喻

向常侍向曰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 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年自喻好文也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

句 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

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回日運鳳舉龍驤 向曰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

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 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良曰秀常與嵇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淚流貌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

詠史詩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銑曰皆邑居豪華

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嘗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

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翰曰甍屋檐也若魚鱗之相次

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軒蓋已雲至善曰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八冥廣雅曰竦

上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軒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

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鞍馬 良曰颯沓衆盛貌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銑曰此詩獨美嚴公以誚當時奢麗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

虞子陽　善曰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蕭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向曰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羲慕之是以詠矣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善曰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翰曰旄旌旄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　五臣作窮　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善曰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

飛狐白日晚瀚　汗　海愁雲　善作陰　生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

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良曰飛狐地名瀚海北海名

羽書時斷絕刁彫斗晝夜驚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鐎音遙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

乘墉揮寶劒蔽日引高旍五臣作旌字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絶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劒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劒直百金楚辭曰雲旌徹日兮敵若雲　向曰墉城牆也蔽日言高也

屯七萃士魚麗離六郡兵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

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翰曰雲屯如雲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

善曰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濟曰笳簫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名

骨都先自讋之涉日逐次亡精

善曰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侯王名自讋讋伏也亡精失魂貌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

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　銑曰匈奴既破故斥侯皆罷也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升爲庾延年秋胡詩曰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己孔臧與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翰曰登升也言粟多也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損也　向曰不恒盛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　良曰激楚歌舞也人既遷化故云高臺傾

當今麒閣上千載有雄名 善曰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

敘其姓名　銑曰天子思其功德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效之

百一

百一詩

五言　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

蓋興於此也

應璩五臣作璉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向曰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善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翰曰璩自恨居下流也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賓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畧曰侵誣下民國內諠譁濟曰宿久也誣猶欺也前者隳許規切五臣作墮官去有人適我閭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隳官賢士失志良曰隋官罷官閭里門也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善曰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銑曰承明謁天子待制也處所占之鹽切於此土五臣作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善曰言今所占之士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向曰此土謂璩之閭里仁智謂有山水也文章不經國筐篋口頰無尺書善曰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

奏咫尺之書以使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平聲善曰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翰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人問詞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濟曰避席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五臣作知字善曰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闞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良曰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

位無其才能不愧乎

遊仙

遊仙詩五言

何敬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銑曰何劭處亂朝思游仙去世故為是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

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啟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巖石取其固矚視也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善曰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栢子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作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晻曖說文曰御使馬也良同善注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五臣作人樂長懷慕仙類眇善作眩字然心緜邈善曰廣雅曰抗舉也

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銑曰抗舉也緜邈遠貌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善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飡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遠乎哉

京華游俠窟五臣作客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游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

侍朱門美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也 若如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 都括 音啼 善曰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 良曰陵上掇拾荑草也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為梯可以淩虛 銑曰盤樂安何也餘同善注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汙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

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向同善注 進則保龍見退為五臣作則 觸藩羝 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翰曰見龍觸藩同善注言退而受困也將進於道德以保中正之美不可歸於俗務就羸角之困者 高蹈風塵外長揖五臣作挹 謝夷齊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恥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揖謝之而去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　向曰青溪山名道士有道者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者璞假稱翹迹五臣作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銑曰潁陽事同善注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善曰薛綜西京賦注

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高誘曰
兊為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翰曰水波渙渙然如
魚鱗之起
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善曰靈妃虙妃也毛詩
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
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
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啟齒司馬彪曰啟齒笑也
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
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
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修而媒理
也廣雅曰將欲也　良曰蹇修古之賢媒也存在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
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銑曰翡翠鳥名
苕枝鮮明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善曰陸璣毛
詩草木疏曰
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
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向曰綠蘿松蘿也
中有冥

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善曰冥玄默也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遥魏文帝典論曰飢飡瓊蘂渴飲飛泉翰曰冥幽霄天也蘂藥蘂挹酌也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下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内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輴馳騁眄九野嵇康荅難曰偓佺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玆亦耿介矯翮紫煙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鳥也

左挹浮丘袖右拍普白洪崖肩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

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

年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黄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之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顧夏

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翰曰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撲恨詞也

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螭

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淡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濟曰丹谿仙者所居騰升也雲螭龍也

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五臣作令三舍

善曰魯陽麾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　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也

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陟訝切

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嘆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嘆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善曰逸迅思拂霄及遠游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善曰

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吾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溪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曰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翰曰清源水源也增高也瀾大波也吞舟大魚也言小水不能運吞舟之魚俗人不足知游仙之事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讖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　濟曰特達美貌珪璋明月雖寶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游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為

青陽又曰若陵若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也 翰曰潁若皆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阜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殊事異宜與此相類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善曰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平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良同善注

呑舟涌五臣作浮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

見金銀臺善曰呑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銑曰此中神仙為之不妛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善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涎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紫玉杯自來人前　濟曰陵陽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姮娥揚妙音洪崖頷五感其頤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姮娥羿

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文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　良曰姮娥仙女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聽音合律故𩓐其頤　升降隨長

煙飄飄戲九垓善曰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若敖而已今則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子游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銑曰升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

父曰宫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説文曰孩小兒笑也　銑曰言比諸仙奇齡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善曰燕昭使人入海求仙已見上文漢武内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神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良曰燕昭王使人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漢武同善注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善作見魄善曰説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闕　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而無窮也魄暗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

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義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氏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濟曰由從也餘同善注

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　良曰陵苕即陵上草女蘿兎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蕣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絶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銑曰蕣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

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林參天　向曰圓丘山名奇草芝草

王孫列八珍安期錬五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錬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生仙者也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同善注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善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